



年华流转南巷子

□周萍

四川温江老城区，有一条普通的巷子，叫南巷子。

南巷子附近区域是老城区的一道风景，烟火味十足，聚集了老温江众多的老字号美食：罗牛肉、干羊肉、缸缸烧菜、杏记甜品等。一到午饭时间，狭窄的街道顿时人多车多拥挤不堪。南巷子，就处于这个三角地段的口子上。

南巷子不长，只有400米，从文武路中间一条岔路口穿进去，左右两边都是一些单位驻地或居民院落。有灰白色的楼房，有陈旧的小青瓦房屋，有连通走廊的居民小院，居民众多，人员结构复杂。因为时间久远，灰色褐色墙面的老房子看起来比较有特色。

我家就在巷子尽头的4楼，阳台正对着翠竹掩映的乡村房舍和田园竹林。农家院落门前，左右各种一株桃花和一株李花。一到春天，最先看见的是小院门口怒放的粉簇簇的一树桃花，不久会出现一树洁白的李花。花开的时候，我天天伏在阳台上盯着那满树繁花，院里时常传出某家孩子弹唱吉他的声音。

那时，我在温江中学读高一，每天会走过这条僻静的小巷上学。一个人独行时，背着大大的书包，总是左顾右盼，怕胡同里突然跑出一条狗或冲出一个坏人。

以前路的一旁是低矮的陈旧小青瓦房，从外面看过去，里面一户紧挨一户，好像住了很多人家。家家门口都隔出一个小花园，里面种满大红的凤仙和紫色的胭脂花，低矮的屋檐上还用旧脸盆、瓦罐种几盆开得异常热闹的太阳花。路的另一旁是高高的围墙，爬满各种藤蔓野生植物，里面有好几幢老旧红砖砌的3层楼房，好像是一些单位的家属院。小巷子路两旁种的是一排疏落的大叶女贞，每年一到初夏，一阵暴雨过后，能闻到浓烈的花香。潮湿的路面上，浅白色花瓣落满地，美得惊心动魄。

花草里，我比较喜欢藤蔓植物，对茑萝的喜欢，就是这小巷结下的缘分。某一日，我走在这条小路上，突然抬头发现路旁围墙上爬着一种蔓生植物，开满火红的小花，爬满一整堵墙，像一幅国画。花是橘红色，像小小喇叭花，花瓣是五角星形，别致又精巧。后来在书上查到，才知这就是茑萝。此后，我更喜欢走这条小巷了，为的是每天看一眼那些悄然绽放的花儿们。

时光如梭，一晃30年过去，城市的飞速发展让很多记忆逐渐消失，这条经历过烟尘的小巷子也在悄然变化。经过整治，那些陈旧的老院落焕然一新，改水改厕、杂乱的电线入地，路边重新砌成的围墙、划定的停车区、规整的小花园，看上去清新、整洁。

目前，300多米的南巷子围墙已经做成养生文化墙，巷子的路也拓宽并修砌一新，低矮的屋舍已拆除，取而代之的是高高的电梯公寓。没有了花坛，只有一间一间的临街商铺，整洁舒适的路面。

年华流转，喧嚣与沉寂，成长与成熟，开拓与坚守，都飘荡在这座城市的记忆中，成为永不褪色的歌。

都江堰寻铃铛记

□南港

在上海对口援建都江堰灾后重建指挥部工作过的俞斌打电话告诉我，上海铃铛博物馆对外开放了，特邀我们去观赏。俞斌问我，能不能在都江堰找到2008年“5·12”地震前学校用过的铃铛，作为一段历史，作为两地的深情见证，供博物馆收藏。

对上海援建指挥部的朋友们，我们都习惯叫作“战友”，一起经历过难忘的灾后重建，有刻骨铭心、不分彼此的那种情谊。我在学校工作过19年，学校的铜铃声时不时地还在耳边响起。如果都江堰学校的铃铛在上海被收藏展示，一定是件很有意义的事。

青城山景区老职工刘永昌老师是个热心人，听说我要找学校用过的铃铛，还是为上海朋友找，就天天逛灌县老城，八方打听，四处寻找。一个老邻居糊弄他，找了个微缩版的仿真铜铃，被他骂了一顿。后来，他通过原向峨乡海虹小学校长霍天学，在一位曾经负责学校摇铃工作的老职工家里找到一个铜铃。蒙尘许久的铜铃铛，经一番擦拭后，依旧光可鉴人，只是铃舌丢失了。他请人配了个新铃舌，要付钱，对方高矮不收：“上海朋友，又不是外人！”

一个铃铛，把上海和都江堰的距离拉近了。

“5·12”灾后重建中，上海首先确定援建的项目是学校，首先开工的是学校，首先竣工交付的也是学校。当时上海援建指挥部要求，学校的安全等级要最高，质量要最好，速度要最快。海虹小学并入向峨小学被列入援建计划，得到国内外企业、爱心人士的资助，上海同济大学承担设计任务。经过日夜奋战，一所又一所崭新的学校在都江堰矗立起来。2009年9月1日，向峨小学作为全国第一所全木结构的新校舍，又响起了清脆的铃声和琅琅读书声。上海，给予的温暖渗透在每一位老师和同学的心底。

这个小小的铜铃铛，带着都江堰师生的深情，于2021年11月21日寄往了上海。俞斌收到铜铃铛，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，声音比往常急切、喜悦。他说，见到这只铜铃铛，就好像听到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，想象着孩子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聚精会神地上课，在平坦如茵的操场上快乐地奔跑，在校园里生龙活虎欢声笑语，非常感动，异常亲切。

铃声悠扬，我的记忆被拉回到了童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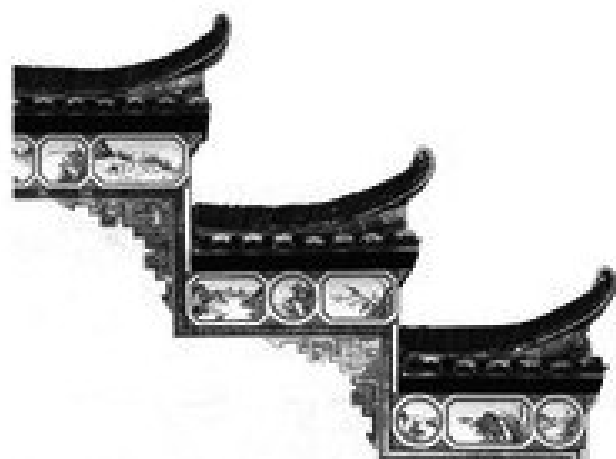
我读小学二年级时，看到敲钟人上课下课总摇那个铜铃，心里痒痒的，想要摇一回。有一天上体育课，我溜到老师办公室外，悄悄地从窗户里把桌上的铜铃拿出来，在走廊上使劲地摇。铃铛发出“叮铃叮铃”的清脆声，全校师生都以为下课了，纷纷走出教室。上一秒过了瘾，下一秒值日老师就把我狠批了一顿。

后来，学校大多用了电铃，也有用铜板、钢板，甚至用火车铁轨、汽车轮毂替代铜铃或作为电铃的备用。我读高中住校时，都江堰闹地震。大家人心惶惶，就怕半夜听到报警的铃声。

那天半夜，睡得正香，突然传来一阵“铛铛铛”的敲钟声。吆喝声、吵嚷声、混乱的脚步声立即四起，有人提着裤子，有人围着毯子，还有人光着膀子就往操场上跑。后来证实是虚惊一场，一位女同学错把火车的鸣笛声听成文庙山上地震警报拉响的声音，半梦半醒间猛敲学校的吊钟。

一个小小的铃铛，承载了我少年时的记忆，连接了岷江头和长江尾、上海和都江堰的不解之缘，传递着青城山下深深的感恩。

如今，都江堰的校园大多采用智能广播系统，优美动听的音乐声和提示音陪伴着同学们的校园生活。铜铃铛虽已退出历史舞台，却在上海的铃铛博物馆里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它的使命，静静地讲述着上海和都江堰一段不平凡的故事。



羊杂汤泡饭

□何军林

有朋友自北方来，面对重庆的湿冷天气，嘀咕着比北方还冷。天冷便渴望暖和，重庆人首先想到的是吃火锅，而北方人多半会想到吃羊肉。为朋友着想，我提议寻找吃羊肉的地方。

重庆虽然火锅遍地开花，但羊杂汤锅之类的身影并不鲜见，大街小巷冷不丁就会碰上一家，不只是店家招牌引人注目，最关键的是羊肉特有的香气与火锅的香气迥异，让人不由自主地会深吸一口气，渴望能吸进肺腑，让其在体内长时间回荡。

我在四川南充长大，虽然毗邻北方而居，但却是典型的南方人，与各种羊类没有任何交集，更与羊肉没有瓜葛。这么说吧，我小时候不仅没吃过羊肉，连真正的羊都没见过，只在电影、书本上见过羊的样子。大人说，我们这里没有养羊的传统，也没有吃羊肉的习俗。

应征入伍后，我来到陕西的一座军营。总算见到了活生生的羊，还闻到羊肉飘出来的那种特别的气味，那种从未接触过的气味。循味而去，想尝尝声名远播的陕西羊肉泡馍。说实话，第一次尝试是失败的，难以适应那种味道。望着别人吃得津津有味，身上还热气腾腾，我既羡慕又沮丧。有人安慰我，多吃几次就习惯了，还会爱上这一口。

事实证明，多尝试几次后，还真就习惯了那种味道，喜欢上了。不过，比起吃羊肉泡馍，我更青睐羊杂汤泡饭。原因很简单，羊杂汤泡饭更经济实惠，而且同样香气扑鼻。身在军营，不能随便进出，一个月出门两次，每次几个小时。所以，每次出军营，除了办一些必要的事情，我会毫不犹豫地走进一家羊杂汤店，叫老板来一碗羊杂汤，再来一碗白米饭。

似乎只是眨眼工夫，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汤便端到了面前。我们只看到店家像变魔法似的，眨眼就能献上一碗羊杂汤，背后却是店家熬更守夜的付出。据说，店家要在头天下午熬好汤，将所有羊头、羊蹄、羊心、羊肝、羊肺、羊肠以及羊血等在底汤中浸泡一夜，第二天再次加热卖给客人。

我观察过，每次有客人叫羊杂汤，店家便抄起长勺把盆子里的肚丝、肺片、羊肝捞起来，在滚开的汤底里烫上几遍，入碗后加上葱花、香菜、味精、胡椒，再浇上一勺热汤底，一碗羊杂汤就此登台亮相。

每次返回军营，战友们都会说，你又在外面吃羊杂汤泡饭了！可以说，羊杂汤泡饭成了我的青春记忆，成了我的军营记忆，成了我挥之不去的北方记忆。退伍回到南方，在重庆安了家，羊杂汤泡饭的香味不仅没有消散，反而深入骨髓，隔上一段时间就要去吃一碗羊杂汤泡饭。

离我家不远有一家羊杂汤馆，我顺理成章成了那里的常客。每次进店，看到那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，心头会不由自主地滋生出温暖与亲切。锅里煮着羊杂和白萝卜，翻滚的羊肠、羊肺、羊肚碎片格外诱人，那浓稠的汤汁更让人直咽口水。

羊杂汤分为清汤和红汤，选择什么汤全由食客喜好而定。做好的羊杂汤，色泽鲜亮，吃到口中肥而不腻，鲜美的汤、料令人胃口大开。尤其是秋冬时节，吃上一碗又烫又辣的羊杂汤，会让人头上淌汗，周身温暖。

我每次进店，会要一碗羊杂汤和一碗白米碗，再加一小碟泡菜。就着羊杂汤和泡菜，一碗白米饭三两下就被扫进肚里，抬眼一看，羊杂汤碗也已空空荡荡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到浑身燥热，寒气早已没了踪影。

此刻，我正领着朋友在街上寻觅。我很想直接带他到我常去的那家羊杂汤馆，让他尝尝重庆羊杂汤泡饭的味道。我已经想好了，不管我们最终走进哪家店，我肯定要吃一碗羊杂汤泡饭。